





門 74  
號 6396  
卷 16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三

北平孫承澤著

兵部二  
輿圖考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  
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  
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掌天下之地圖而隸于司馬何也謹之也戰國策士  
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

古香齋春明夢餘錄 卷四十三

早稻田大學  
昭和 25.11.7  
賤 入 叅



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卽藏之司馬秘不必見所以弭姦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書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凡用兵制勝以識形勢爲先然有天下之形勢有一方之形勢有戰陣間之形勢得之則成失之則敗成敗之爲利害有不可勝計者矣今之儒者鮮或談兵要之錢穀甲兵皆吾人分內事何可以不講也且如

唐安祿山旣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此真識形勢者也肅宗急于收復不從其策河北之地由此失之終唐之世而不能復黃巢橫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之此真識形勢者也使從其言巢直置中兔爾而當國會莫之省巢果覆出爲惡遂致滔天然則形勢之所繫豈小哉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厯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而古北口又一



十四關口至峨嵋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  
 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  
 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  
 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峰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  
 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  
 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桿  
 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  
 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明初于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為外藩籬又收山

海關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為內藩籬  
 永樂中遷都北平掣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福餘忒  
 寧三衛而以内藩籬為界  
 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于不失宣德中移守獨  
 石勢然也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乃陰山之脊元之中  
 都地宜耕牧居民亦盛宣德間棄守龍門西人踰野  
 狐嶺過宣府又開平去獨石馬營三四百里宣德間  
 棄守獨石遂失桓州興和安宜興肥要邊地開平



四日程則有玻璃谷諸要地與和四日程則有哈刺  
宰之險哈刺宰卽五雲關關內諸山乃陰山之春澗  
壑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成五雲關以固興和  
大興耕牧則萬全勢重京師益壯紫荊關易州西南  
保定界倒馬關龍泉關并井陘故關皆真定界此通  
燕山前後東西路偏頭寧武雁門三關乃通南北之  
路爲大同太原所達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  
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

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寧夏甘肅薊州  
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控固原共爲  
九鎮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設專督於三關  
權任差異而邊防則九

都金陵着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  
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



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回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固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

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  
帑藏爾

欲聯屬南北以制天下于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爲之要轄其聯屬徐揚而執其中則淮安爲之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金陵十衛陳列江北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



縣瀋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  
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鳳陽滁州之中以  
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州重鎮不爲慮也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  
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  
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  
姿本朝設行都司于甘州以肅州爲都司門庭肅州  
城西六十里爲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卽沙州衛

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番所居西  
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溥于塩利外所垂涎  
紫荆倒馬大關在北龍泉故關小在南龍泉把總成  
化二年設原係倒馬提調故關叅將嘉靖二十二年  
設則並制龍泉而龍泉不屬倒馬蓋往年敵犯紫荆  
倒馬故龍泉爲急後每犯山西則故關爲重故設故  
關叅將住劄真定當二關之中若警在五臺繫峙赴  
龍泉警在太原榆次赴故關又西可援廣昌南可趨  
順德諸路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內外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實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崑嵐一守備一千石居之自偏頭徂雁門似落莫套人渡河而東隹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爲衝其要在偏頭關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敵于河外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疊相距各四百餘里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外患在河西敵據套而河東爲敵衝花馬池居其中都憲徐公廷璋楊公一清王

公瓊新舊城控禦得宜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折墻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小營鐵柱泉小塩池一帶爲捷徑又自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爲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卽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牧所藉河套自套失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爲敵有榆林



由是失所資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  
及雖設迤左烽墩五十六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  
兩艱諸邊鎮榆林最忠義每懷復套之憤究之志以  
時移漸委無事

固原西北二百里海納都城控鳴沙州路東北三百  
里葫蘆峽城控靈州路

宋神世衡城清澗成化九年余子俊城榆林去清澗  
外二百餘里是為大鎮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  
亘一千二百里橫絕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以為

夾道地利亦多

大河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應運糧草各貯水  
次沂流僭發為便且順帶解塩數十萬充淮課國利  
亦賴之天順閒戶書楊公鼎曾疏議不及行

延綏邊西抵三山饒陽界與固原相接榆林鎮成而  
延綏警備綏

議處宣府者補長峪城鎮遠城之募軍益浮圖峪插  
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以益繁荆築李信屯界  
堡以固兩鎮



大同地勢平衍無據且增套警而腹裏閒道直衝京  
輔其鎮西衛朔州諸路四衝保德奇嵐河曲及太原  
平陽甚易議者欲于三岔路口八柳樹堡嚴戍之若  
三關緊要已已之變徵調七千餘又河南山西歲運  
掛籌屯糧運負給馬疲弊昔許襄毅裁占役禁陪尅  
恤調遣有益邊務

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歲  
糜邊費止欲絕隔羌胡戎以息其爭其謂斷匈奴右  
臂非說之盡乃是宇宙一體之心而今無知之者

四川天下絕險龍川松蕃鎮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  
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  
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  
大行法令嚴飭行人所安非若北達烏合之衆殘侵  
無紀况以重險臨之爲力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  
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凡上肉行都司六衛截制民  
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懽南之崇慶瀘嘉馬叙  
北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護深藏三窟所慮奸宄  
內作地饒貯實不能施速定之術國初從階文陰平



道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瞿塘東守之堅事未易成也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川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

雲南領十四府八軍民府州惟雲南大理臨安鶴慶楚雄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大抵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惟黔寧遺法沐氏世守較廣西貴州省土官差有定志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寧麗江以控吐蕃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元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疎木邦孟密性習叵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車里姻好安南阿迷羅台瘴癘微梗廣南富州界臨左江不可不加之意



也

雲南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靈益州爲通衢烏撒衛  
實居四川烏撒府之地又自貴州普安州入曲靖又  
有廣南府一路出廣西安隆上林泗城今英國禁不  
由又有武定一路從金沙江出四川建昌衛今亦莽  
塞

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路入子午谷至長安纔二日  
楊貴妃生荔枝馳道也

襄東夔北入漢始畧爲金州險阻平曠之交也西安

商州與襄陽上津縣止隔金州鵲嶺

地綱在秦州吳璘制以拒金因平爲險

北邊自墩煌起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地勢平  
易又界以山便于水泉便于望瞭部曲相保可爲屯  
田

甘州可屯次涼州其莊浪西寧俱可屯

陝西鞏昌入階州文縣進青川所江油縣至彰明縣  
綿州達成都

六詔乃西南夷雲南全省之地夷語謂王爲詔其都



大理麗江蒙化及四川行都司建昌之地六詔俱  
姓蒙氏凡各嗣代各頂父名下一字蒙舍詔在蒙化  
府浪穹詔在大理浪穹縣鄧賧詔在大理鄧州施  
浪詔在浪穹縣麼些詔在麗江府蒙巽詔在建昌衛  
六詔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羅閣始彊盛滅五詔而  
王總名南詔遷大理名大和城子閣羅鳳用段儉魏  
爲相獲唐西瀘令鄭回而尊之至其孫異牟尋創立  
法度修議禮樂設三公九爽三託諸府之官以分其  
任回勸尋歸唐蒙氏歷年二百五十而鄭氏趙氏楊

氏迭興皆不久至石晉天福間段氏始立元世祖得  
南詔降段爲總管迄明朝尙爲鎮撫不絕

黎州安撫司爲巴蜀西門外有邛峽飛越清溪之險  
以臨吐蕃內復藏雅州之雕門始陽靈關以蔽腹裏  
重重要隘出險據險唐韋臯城此成征西之功  
貴州省古夷地明初分隸湖廣廣西雲南永樂中設  
流以控制土官乃川楚滇桂之衢大路三自鎮遠偏  
橋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威清平壩普定  
安莊安南爲中路自省而威清平壩安順鎮寧永寧



州普安爲西路自省而劄佐龍場谷里水西奢香金  
雞閣鴉歸化畢節周泥黑章瓦甸烏撒爲北路小分  
路自省南五十里爲程番自平越而南六十里爲都  
勻自鎮遠而東北爲思州爲銅仁自鎮遠而北爲石  
阡爲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爲黃平自畢節而赤水普  
市爲永寧衛由普安西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平夷  
衛由烏撒西倘塘驛達雲南曲靖益州由程番南  
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勻南獨山豐寧達廣西丹州由  
思州東達湖廣沅州由思南東達四川西陽西達四

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州由黃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峒  
山由永寧衛北達四川瀘州由永寧州南達廣西泗  
城州由省北抵寨養龍達四川播州其各小路不能  
悉載

黎平門戶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括諸衢  
廣西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  
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爲諸徭要道其  
閒山泉佳秀獸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  
其患洪武閒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獐兵而守之借其



力以爲用亦一隅雄鎮

廣西徭獠蠻雜生蕃類然微各有別徭多姓槃氏  
初靖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懷遠有之徭  
忌輕生烙蹠善奔能忍飢獠初居慶遠南丹之地人  
呼爲獠今桂之荔浦修仁永福且多而忻城荔波天  
河永順永定尤厲其慶遠思恩分生熟二種以入編  
籍爲熟獠無酋長版籍惟推勇者爲郎火餘自稱火  
蠻有撫水蠻出慶遠會多蒙姓有西原蠻出廣容之  
南邕桂之西會多寧姓有廣原蠻出邕州西甯今羈

廉州峒多古蠻地

南安在西潁州在東潁州東南爲汀州汀州東南爲  
漳州潁州南爲惠州界龍南縣山峒接惠州三泖寨  
安遠縣東過登頭嶺卽汀州府武平縣安遠縣南過  
打鼓嶺皆惠州由峒南安縣南二十五里過梅嶺爲  
南雄南安西過橫水桶岡聶都山爲桂陽州羣人溪  
峒連接郴州桂陽州都總轄  
瓊州居浮海中週二千餘里有黎母山絕峻五峯  
諸蠻盤據號黎人最中者爲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



爲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產  
今半爲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梧高化征夫  
利其土占居之各稱峒會成化來副使徐棊有犁庭  
之計漸就編差弘治末符南蛇之亂連都震警其小  
醜漫突無時而息故欲拔其根株可編甲食土或遷  
置高雷湖廣眞籍之亦可  
天全六番無險而險在雅州故禁門紫石二關以雅  
州所成之

巴蜀地居極高而烏蒙特甚烏蒙南臨六詔東控諸

蠻故畢備諸種羅羅土獠蠻夷人悉聚

青州城中實外陷惟女墻出土而城將平地蓋因地  
勢之舊也不患于攻紹興城勾踐所築堅緻不易攻  
蔚州城如孟形不能攻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設攔江閘於江口引湖水  
以濟諸閘且便停舶瓜洲近設瓜口閘于西江黃諸  
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洲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  
口旣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于壩並發不亦可  
平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



壩耳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扼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

嘉靖十五年以四川川南道地曠分眉邛雅三州八縣建昌行都司六衛天全招討黎州安撫二司爲上川南道兵備駐邛州近省黎州至省八百餘里建昌至省一千五百餘里似遠而踈控制

舟山七十四嶼山繞圍不能進蘆花嶼在口傍故被盜

府江八百里自梧達桂中度灘瀧三百六十至平樂稍平以藩省節鎮夾於梧桂兩端而兵憲署嵌平樂兩岸犒獍嘯集去城不數里輒禦人而魚山之保寨



沿江為毒不息三府而北惟全州為樂土  
四川馬湖叙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瀘州不雜  
夷實殷夷警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雅  
州亦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牁俗有夏邑蠻  
夷雜處夏為中夏人邑為廩君後蠻為盤瓠後夷為  
白虎種順慶間無外防保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  
民殷諸府皆然當是海內樂土馬湖叙州畧次之  
湖廣省南匯交廣瀕貴諸水於洞庭而受之於前北  
引漢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諸水而折而過

焉東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為大回釣臺橫之而為  
小回水法縈洶而山奔不歇故有不可居終之說大  
率楚廣俗悍而易動雜夷種蔓而寡束雜之以四方  
來者東南人以覓利至西北人以避地至實能容之  
其地氣固然也

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壩之上腴連雲夢之  
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  
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荊州東漫廬  
安則退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西不為用肘腋之勝



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筭之少也

永州寶慶正據五嶺之背嶺南羣山四固故瘴爲獨盛兩府嶺擁如案後曠諸湖故無瘴永州之背衡嶽爲晨故炎氣較盛若郴州窪在一隅負之以衡水障之以九疑夾之以袁吉欲其不爲瘴不可得矣

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其爲中華人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爨人蠻人各有二種卽黑羅羅白羅羅歷些秃老些門蒲人和泥蠻土僚羅羅羅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噉昌蠻解蠻

羅蠻博尋蠻色目瀾河尋丁蠻栗夢此

廣西及高廉等府山嵐蔚蒼蒸氣成瘴如坐甑中頃間裘扇兩用晴雨疊更春爲青草瘴夏爲黃梅瘴夏秋之間爲新水瘴中秋爲黃茅瘴霜降後始無恙炎方陰閉陽溼故治者不宜發表麻黃金沸散青龍白虎湯不可用只宜溫中正氣亦或投以薑附沈存中七棗湯用烏頭七移七泡亦此意平時調攝平胃散正氣散節食寡欲戒多七情

南方蟲毒有數種蛇毒蜥蜴毒蜈蚣毒草毒食之變



亂元氣心腸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十指俱黑  
驗蠱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脹爛脫皮嚼之  
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飲白水牛血爲效王  
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硃丸皆可

斷藤峽卽大藤峽韓都憲雍平賊改今名甲藤絕流  
蔓生韓斷之周六百餘里下口潯州府西北境上口  
接柳州府勒馬峽兩崖壁立叢樹蔽天中流奔匯猺  
獠哨聚行者患之近設有上隆州以控上口五屯所  
以控下口風氣天成舉動猶昨陳都憲金處行旅魚

鹽瓦器以給之數年盜息復改永通峽然恐非事體  
今復不能守於其終議者謂摘其酋而授之職以居  
之稅商以充廩或爲可久處興安六峒賓州八寨  
亦須此意

廉州人作閩語福寧人作四明語海上相距不遠風  
氣相關

杭之西湖高據上流陳同甫駭爲可灌上書宋孝宗  
福州城外海洲名河口居十九姓交往琉球全諳其  
國姓



贛州龍南界惠州興寧微瘴微癩患之長樂龍川興寧界贛林深山嶠寒少暑多其俗巾縞純素爲羣豈有所爲以鎮之程番俗亦然  
閩中有流民余種潘監呂三姓舊爲一祖所分不入編戶凡荒崖棄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供賦役椎髻跣足各統於酋長酋長名老人具網巾長服諸府游處不常  
松著地極寒不產五穀惟青稞一種如麥粒炒而磨酥和以食或以熬茶又有芫根白莖青葉煮爲菜

莊浪土官魯經忠勇馭下嚴靜部曲以萬計其下甚感而服其子孫雖幼有調卽用命本朝混一河隴勝國遺姓魯趙汪三氏趙汪今微惟魯魯盛至此  
無襄陽則荆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能以奠枕

廣西府江卽灘江發源興平縣海陽山經桂林平樂至梧州左江源廣源州右江源峩利州經太平南寧之合江鎮二江合是爲鬱江又黔江源牂牁界經柳



州象州至潯州與鬱江合是爲潯江至梧州與府江合東注封川縣德慶州肇慶府至番禺縣入海三江爲經其餘諸水各附焉是梧州乃兩廣輪輻八桂門戶水陸要衝民夷總節開設三堂自成化元年始其設鎮守總兵永樂間始總制都御史景泰二年始沔湖廣八百六十里袤五百四十里爲江漢諸水所匯潴於太白湖洩於沌口設河泊所三十六以課魚成化弘治以來漢淤江溢湖水停注積滓所澄洲沙漸起佃民估客日集因壤爲業由是湖平陸半今省

所爲二十一水患日盛夏秋之交沱潛溢道車木堤排沙頭班家灣等處利害切要且繕功未至百年後將莫知誰何

雲南二大水俱源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來經麗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馬湖一瀾滄江自西北來經麗江大理蒙化臨安車里東南入海地勢中邛然也其滇池西洱海撫遠湖瀘沽河石地河魯窟海子俱周廣三五百里山脉局厄然也

梧州開總憲府初意重廣西其廣東山海警事漸生



則兩廣之備不得兼而遙制又僱募打手自梧州始其初行頗可應用後漸流玩局成虛器矣  
頓榆外有神山海州外青峯山有一所十八村登萊外浮島其比如櫛沙門島渡遼者必泊舟長山島四十餘里多產鹿田橫島可居千餘人唐島唐太宗征遼駐蹕石白島金主宋高營寨古鎮島有巡司薛島武陽侯故居不能悉紀故自淮海渡山東者只島內行不放大洋

山東泉獨多爲其地高擁下流而河南五趾水勢所控遂成伏流至山東乃出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河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此議不可終已也

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



又成山突出當東陽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  
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尤  
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

辰州當夷蠻咽喉西際施州南際靖州東際永順保  
靖乃五溪所出能溪明溪西溪武溪辰溪惟東爲常  
德古武陵桃源之境由是而五溪注之洞庭故洞庭  
諸溪洞之庭除也

海墘乃荊州北險築橫堤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  
又爲八墘蓄泄水勢今盡占爲民田非惟失荊州之

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瀉滯

金衢徽諸水入江至嚴州一峽口諸山水若齊發嚴  
州輒罹水患至盈五丈餘

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荆溪自瀆南納雲溪  
七十二澗荆溪自瀆上受金溧常廣諸水東壩旣立  
宣徽應天之水皆出大江雲溪七十二澗港口日淤  
茗川勢奔嘉興分以東洩湖之所循自吳江長橋出  
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爲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  
以東入海爲東江自鮎魚口北經蘓郡之婁門東北



入海爲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菱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浦鹽鐵等塘滯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瀉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遂致淤淡

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爲淤上海之南踰浦口卽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卽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爲順今盛流白茅港漸淤於北則長橋所爲害其明驗也故

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定安諸浦閒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范家浜閒道注踰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於何底止也

保寧漢江客舟可直溯漢中再上徽州徽州以上止通浮筏保寧又一水自西北來至巴州可通舟下渠縣歷入大江

夔江平近重慶有險上叙江又平近馬湖又有險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高據



欲厚所儲而時澗之可濟緩急

瓊州東畔水道文昌之舖前清瀾會同之調懶樂會  
之傳教萬州之運塘南山之李村崖州之臨川諸港  
不可泊舟其西畔水道澄邁之東水臨高之博浦儋  
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羅崖州之保平諸港  
有灣汊俱可泊舟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爲患決  
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  
東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滯儲而河

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遏固勢也古黃河  
周定王五年徙碣磧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  
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  
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縣趙皮寨口  
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夏邑宿州下符離橋  
出宿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  
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  
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縣出荆山口之西開趙皮寨  
口今由焉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縷



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  
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黃  
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  
北榮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  
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  
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統四年決曹縣單  
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  
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  
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

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  
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於南海禹導弱水  
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爲續耳

居延海青海烏海皆在磧石西傾岷山岡脊之西之  
北大勢旣不能東復爲山阜所扼不得直趨以南遂  
成大瀦

海潮應月浙廣福等處潮俱有信瓊州潮半月東流  
半月西流其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岳州西境慈利縣諸巒門戶今立九谿等二衛四所



及桑植安撫領美坪等十八峒

過江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洲搬壩之費若江洋畏警暫分壘鎮江儀真通州軍截守漕艘無慮也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塩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

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嶺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昺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島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



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  
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  
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担減陸輓費銀四分五釐歲  
省漕價十萬餘兩

明初安插降人於雲南廣福等處有事則調用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松江口而要在蘓州故  
崇明吳松江設所而蘓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海  
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郵淮安  
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安

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爲重鎮設三衛淮北海防患  
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  
邳州設衛

左右二江之中設奉議馴象南丹三衛以斷其運奉  
議居貴縣爲潯州西徼馴象居橫州爲南寧東徼南  
丹居賓州爲柳州南徼

松蕃遊擊一員領松蕃遊兵一千住劄龍州上下江  
油縣漢關墩往來又遊擊一員領疊茂遊兵一千駐  
劄疊溪往來鎮平歸化等堡及抵茂州疏通道路松



蕃威茂各專設兵備安綿兵備轄安縣綿州石泉江  
油縣龍州一帶總兵官守松蕃控制諸路左叅將協  
守松蕃東路自小河以下直抵南路茂州土地嶺地  
方右叅將協守松蕃南路分管威茂疊北至永鎮南  
至保縣堡并茅迭六關駐劄茂州

太原周七百餘里無山太原北至代州三百里代州  
又北三十里始入山過雁門雁門山厚四十五里偏  
頭雁門寧武三關乃通此山之隔也偏頭至雁門三  
百五十里至寧武一百四十里雁門寧武一山兩口

雁門山中三關十八隘口代州過山至大同三百六  
十里大同東南爲蔚州東爲渾源州正南爲應州西  
南爲朔州朔州西南一百四十里爲偏頭關大同以  
西偏頭關以北皆鹵地總督雁門駐劄代州所以防  
其入總制宣大駐劄朔州所以便其運

廬州舒城北峽關八蘄黃巢縣東關西關爲江淮要  
路山由岷蜀來至此始斷開一峽口舒城又有龍卧  
石索二山寨險要

滁州西通廬鳳有二關一清流大關要路又北小馬



鞍關

弘治間巡撫童軒疏議捐棄疊溪自松菴高屯堡迤南茂州鎮西鎮迤北移疊溪千戶所於高屯茂州衛守戍宿於鎮西橋餘所輪戍放回歲省兵糧七萬餘廣州府清遠設兵備過西北山寇東莞設兵備當東南海警清遠之北爲英德其西爲連州連州北與西逼邇臨武江華及懷集賀縣深山桀徒所集故連州設守脩都指揮又布列巡司東莞當虎頭門之正衝東連惠州山海而大鵬鹿步切隣警地故大鵬有所

又自墳南岡營有守備指揮

韶州北境樂昌仁化北界桂楊郴州林深俗梗故湖廣設兵備於郴陽廣東設兵備於清遠夾立兩鎮東南翁源界惠州事頗緩列黃岡桂山了二巡司及六關隘

潮州府饒平之柘林澳惠來之梅林海寇巢穴程鄉員子嶺通江福大埔諸隘通上杭永定饒平黃岡通詔安政和峒谷險邃且狃獯滿前編戶殊少海上五嶼諸番過東之窟



肇慶西恩平陽江會處鹿圍黃竹橋乃高廉瓊要衝

封川之羅傍營西三十里峒民下城地衍田腴天險四設議者謂宜移兵署巡司控之

高廉處置營屯甚密然峒驕肆要是孽子孤臣法玩情疏耳廉雖以生珠之地氣鍾於物且南海北梧西交東高又四民爲俗係全廣輕重以兵憲鎮靈山必有可運制之者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內有八村專

### 業採珠

下海大船倭國禁嚴不敢造皆仰給中國地方造者饒安之梅林漳州之海陽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榆林命脉一魚河恃之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洪武初立爲烏思藏都司衛所宜慰宣撫司凡三十三以羈縻之歲通朝貢有警遣西僧諭之卽已其岷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舊亦吐蕃地今久內屬惟差南近四川松蕃地險而易生梗



甘肅以西番夷相界北亦不刺阿彌禿窟居西海乃  
西寧西境西寧衛地方番帳凡千餘一十三大族番  
人漸以南徙中國茶馬之利大爲減失

疊州生吐番界四川松蕃陝西洮州之中且東接陝  
西岷州其地山多層疊番夷出沒爲患不細洪武十  
五年指揮馬譽以三萬卒擒獲其酋失刺谷五千餘  
衆全師以歸要渠三面受敵勢不能應故取之甚易  
今復爲番族有其地自後周置州歷隋唐宋元皆爲  
中國郡縣且不可終棄但今林密道塞內犯少息可

姑置之

雲南所轄夷民率棘羅二種棘人與漢人雜居充役  
公府羅羅性多疑深居山寨人得給害之

雲南通貴州商道東路白水平夷亦資孔一帶如分  
水嶺炒鐵溝龍井鋪小哨兒等處西路南寧松林炎  
方霑益州一帶如老雅林桐居填石灰窰梭羅灣等  
處夷羅不時出沒搶掠商貨又貴州倚蘭寨等處賊  
徒互相勾引官兵勢難禁捕各驅本地夷守護稱其  
廩廩費出於商而官爲取發兩全之道也舊曾有議



興輟不時并官費口糧及令夷自索商保路錢皆非善計

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壽春合肥之守堅則南北限而江淮互爲蔽故魏得壽春合肥而吳不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爲擒東晉至陳彭城盱眙江東廬壽皆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歸周而陳亡

貴州宜慰家水西所轄長官司四十八每司銳卒數千

雲南惟麗江富饒

温州東南福寧南南紀嶼海盜巢穴至冬俱歸泊又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俱漳州對出雙嶼港在定海外一潮可到

定海一潮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

自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

自杭由長興之金竺關入南都爲捷徑

終南山產山花火頭根僊人掌黃精百合山柰山藥芋頭可食竹山房縣一帶出蜂蜜花椒木耳又金州



以南生紅花皆自然之利可隨取

川路壩底保左隣白草龍藏獨坪三溪青岡坡甘松  
第坡野猪坪等寨右隣青片板舍白若羅打鼓巴地  
赤土神村永楮曹磨蒿坪等寨近何總兵所開  
滇池出郡甸至松花壩下盤龍江今壩築挽其水沿  
山散流七十餘里能灌田數萬畝其餘流繞碧雞山  
西南而出

碣橋在碣門外以鐵索爲橋

黃河濟具名橫脫乃羊皮也繫於兩腋之間以手划

渡大江濟具名浮環如帶匣斜負肩側可游

褒城縣北卽連雲棧棧南口爲褒谷北口爲斜谷谷  
中水名黑龍江縣北八里過雞頭關十三里陟七盤  
嶺入棧谷北口爲寶雞縣中厯鳳縣褒城縣南一百  
二十里過松梁關二百七十里過米倉關俱巴縣界  
饒風關在西鄉石泉之間大散關武休關陳倉和尚  
原俱在鳳縣宋紹興中金破鳳縣和尚原進攻畧陽  
僊人說

沔縣東北通秦嶺西南控川蜀金牛峽縣西一百七



十里陳倉古道縣西二十五里漢中前控六路之師  
 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  
 城固縣南木曹關可通西鄉及通江蕭何守漢中修  
 城固北通關山道由整屋鄠縣入關中整屋小道老  
 子青牛所過令尹喜授經之地  
 自商州商南藍田咸寧武功長安鄠縣扶風岐山一  
 帶山俱謂之終南  
 駱谷自整屋東南三十里有道入洋縣北三十里為  
 漢谷南口曰漢北口曰駱實二谷也中距八十四盤

唐德僖幸興元由此

金州為秦頭楚尾

征蠻法全剿不如殲魁明捕不如暗執征戎法避銳  
 不避歸殺眾不殺降

峨眉抵鎮西新開路自峨嵋縣至箭坪公館金口堡  
 獼猴公館入水路至嘉定自嘉定至板房堡一碗水  
 堡龍溪溝堡木坪公館麻溝堡舒快公館小菩薩堡  
 不一百五六十里至鎮西

大相公嶺邛邛山俱在榮經縣為黎雅之隔山高甚



又險隘相公嶺山接瓦屋相公嶺縣西百里瓦屋山  
縣南百二十里邛郯山縣東四十里  
由相公嶺渡河入建昌瘴毒且盛狎裸鐵口生番時  
發自來有峨眉抵鎮西別由之路洪武初景川侯議  
復尋廢嘉靖間各兵備議復亦尋廢  
鄱湖口殊曠贛瑞閩廣之盜所出沒如登陸則池之  
建德徽之祁門可以四達兩邑宜於設戍今沿湖建  
巡司十有四雖足譏捕而寇盜每時發  
營陣

史記於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陣法如囊沙背水木罌  
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有遺者蓋  
古來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太史公委曲如  
此蓋重之也戰國時惟孫臏斬龐涓一事差可與信  
比肩餘皆不逮也

兵家時日之法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支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干支所以配時日而  
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  
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



卯辰巳午土旺在甲酉戌亥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  
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南西北四  
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又如周  
武王犯歲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用師之  
道有太史以占天時太史之執同律之類是也  
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後  
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爲空亡是以空  
亡爲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孤虛  
金仁山曰兵家用日時方位法支卽十二枝干卽十

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時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  
兵精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  
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日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  
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午未爲虛餘  
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  
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壬震相立春震壬巽  
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  
遯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  
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



方又如六壬遯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

趙惠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千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千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故謂握奇蓋言一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正以出兵立老營以爲家奇以禦敵設陣勢

以爲戰風后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常居握而運之其惟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零出而不二故謂餘音

陣之爲八謂因井田以制非也握奇之握謂九開方而將居中增一陣非也八八成行則陣六十四何得言八奇無不握流行於六十四陣中不以九握其八也故四爲正四爲奇以是而爲八蓋并言其用正以言體用卽遇敵以出戰天有衝本圓而立爲方地有軸本方而運爲圓天地各前後衝所以駐之爲出隊



之具風雲附於天地所以挾而助天地之爲變衡重  
列各四前後之衝各四風接居四維圓之所爲圓也  
軸單列各三前後之衝各三雲接居四角方之所爲  
方也圓之所設以禦方方之所設以禦圓此皆言其  
體於是遇敵設戰用無定形而龍而虎而鳥而蛇各  
以時出虛實以爲一壘動靜以爲指宜化裁以爲戰  
勝

陣勢雖八不得分而視之天惟主衝而無陰不能行  
地自成軸而無陽不能配風雲之附藉於天於地言

有所起也而天與地無其附則未足以成全用於是  
而四奇所由生皆四正之宗嫡千變萬化不脫本母  
故古之奇兵兵在陣內求奇兵於陣外則形露必潰  
大將明賞罰爲首事欲明賞罰必由好惡之公學問  
最難處是公好惡此處未消磨不可以言大將  
遊軍選銳先出遊軍定兩端先鋒策先鋒所以爲陣  
始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殿後策殿後所以當敵遇或  
驚其左或驚其右所以助跳盪聽音望塵獨往獨來  
力不可輕故當正陣三分之一



正奇一物營陣一事營爲居生陣爲戰作居而爲正戰而爲奇正以守其常奇以應其變神而明之化而裁之不以動靜有無有所息戰無正形形隨時而立然而未嘗無一定之體居無奇設設無時可襲然而未嘗無必守之法故神明而化裁流行於動靜有無之間以正合以奇勝兩相爲用故爲一物以必然者視正任意者名奇又非正奇之實世復有以遊軍作奇則遠之甚矣

止則爲營出則爲陣皆以言其體所謂正也因其所

遇以爲出則隨人隨地隨敵隨時變化無常是謂奇八陣之正可圖可言奇不可豫言豫圖廣都土壘魚腹石磧一也如人立家各任其基局其惟天衝其惟地軸其惟附天之風其惟附地之雲則兩端中央前後之所生以之爲自固爲可守其惟龍飛其惟虎翼其惟蛇蟠鳥翔皆由是出以之爲設局爲應敵輕重之權鎮於中外剛柔之節列於陰陽取舍之宜生於方面以之而訂虛實等主賓量進止隨在以爲用然後爲奇則是合戰之陣



陣之行次先右兵尙陰道先虞候兵尙探先角聲兵尙一耳必於角兵尙木求其生先馬軍兵尙速右而前前而中中而後後而左凡中不使離乎中兵尙主主尙權

李筌言曰兵猶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取勝謂之神庸將以教習之法爲戰敵之陣不亦謬乎宋人有不然其說蓋筌能言其意所以輕迹古法云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古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合用三軍二軍有成算後世

兵無一定之數各隨多寡可爲陣必以若干成隊若干成軍則拘矣惟平時練意不可不備

古名將李廣竇嬰祭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私財故蓄惠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命根此處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根益培根根相培造化日盛

校士先結伍法左傳云先偏後伍司馬法五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定尺籍伍符左傳鄭子元請爲左右二拒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以敗王師偏車乘也先車而後伍以伍乘車之隙而彌縫其缺漏穰苴以五人爲一伍尉繚子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令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漢制尺籍伍符尺籍書斬首之功於尺板伍符伍伍相承

李靖六花陣本諸葛八陣而變後世謂八陣以九宮爲法六花陣以七軍爲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是八陣制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六花法方是立局圓是結伍此說非也變是變其

形局其爲正其爲奇其制營其結伍其周意爲鈎連其委情爲曲折一也而未嘗變也

曹操兵法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前後中爲三覆不言兩廂軍何也舍藏變化曹術所寓四頭八尾散合正奇不定當其轉戰徹遊騎而前退戰騎而後而化分陷騎以爲用故兵法須識意不識勢識勢不識形在神其妙

兵形五變方圓曲直銳因地而爲之者也李勣兵法有牝牡方圓伏因人而生之者也



范蠡兵法先用陽後用陰盡敵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其曰設有為牝益左為牡旱晏以順天道蓋深於計者也

田單為燕所圍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遂出火牛大破燕此以天官時日為我用不用於天官時日者也

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蓋我軍既有節制彼眾亦正行伍豈可輕合

光武收銅馬鐵脛五幡大彤尤來大鎗時按行賊營

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這是丘家本錢

太公云分不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散合無常形要須識辨

孫子曰可勝者攻也不可勝者守也皆以敵言之也敵有閒則攻不以我強弱為攻守其自治則當先為待矣

兵法以伍為要小列之為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其卒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奇之於正如五而一蓋重



本也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重末以輕本

洞當勝中黃中黃勝龍驤龍驤勝鳥翔鳥翔勝折衝折衝勝握機握機勝虎翼虎翼勝衝陣衝陣勝洞當言得用奇之道也用奇之道惟先自識為難吾見定知彼知已被誠中黃也而吾能誠洞當也則勝彼非中黃也而吾之洞當敵過時而用近似而用土不精而用藝不備而用也則不惟不勝而累而以責陣法不驗可乎哉

十二辰陣成都碁盤市江田植芋法九曲燈詳整周

匪總是布陣一理雖一一備具簡以御煩堅以待滲若堅而不簡令人難守煩而有滲令人易窺

李靖陣裴緒陣穰苴陣彌牟魚復陣會得分數明只一法李筌楊師晉獨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均列而為八後世異之若真會得已為名識

安營九法九地十八避隨形隨時警備只一心生於警備之心無形無法踈密生於時非守前人故套蓋凡老營立可守可攻如人之有家否則其遊夫路旅



裴緒新令數尙十只從五法起每部前後曲總是兩  
其伍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曲二曲曰部部以  
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  
百人爲列列十人爲對對則伍也隊分爲團團合爲  
隊團則十之伍也方圓牝牡衝方罌軍輪雁行陣  
雖八皆自方爲變已爲知要後尾常出揚奇備伏且  
以應權

陣方以備曠圓以御險偃月之情險之所生偃月爲  
圓之半圓當用而半所補於圓者地也

虎鈴四陣卽四奇而言之不言以正合也飛鷲爲衝  
重霞爲細長虹爲扼八卦爲周以飛鷲當灣以重霞  
當直以長虹當突以八卦當圍隨變化生形於敵者  
陣不可踈踈難應不可密密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  
欲實尾欲正捷不可使過輕不可使凌實不可使不  
應正不可使不知變此虎鈴之法也

李靖以正兵爲應敵之陣諸葛擒孟獲馬隆討樹機  
能藥師平突厥皆爲正兵以勝又言兵以前向爲正  
後却爲奇又以兵少地遙而用正乃知其正兵之陣



因行遠深入敵境卽其所布之行陣以應敵不待更作轉發而變化因生其閒者耳蓋惟專倚車用且戰且前奇卽是正正卽是奇

教武之功愈習而愈無窮教武之器更迭而更不盡種種安排只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簡易包括教須以寡傳衆以暇寓忙當事三令五申又曰闔以成家校以習意悠而優之使自得之

品武孫吳爲名家然兩家不同局若詳戰事孫誠精吳論意在威國以運於用而以兵爲緒餘其無王心

則同

用衆必素有練以不教民戰爲棄民近世乃不得已而興召募此非用衆正法兵專重選將將得而練成將選雖重才賢尤貴習久與士卒相便近易於轉擢突臨新卒恐非所以爲選也

樂毅不下齊兩城不下云者知七十餘城之皆下之也不以德威自服而待勤於兵刃曾曰下之乎此毅兵法之善也開彌廣之路長容善之風其爲道光而賢智托心蓋意兼天下者也



太史公謂田單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守之慎而難也後如脫兎敵不及距發之決而勇也當家無慮濟濟獨於單發之單不專於技擊筭深而功易施也李廣軍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籍事此深得古兵法故敵屢犯而不爲害其遠斥堠䟽於近而密於外有所以當其處者若程不識謹嚴同出機軸特宏狹蘊露可以見才力淺深其受成顯拜係諸遇而已君子不道也

文中子有言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言戰而至無爲則戰法無所施不得已而受命焉知其所從事不可苟也斯意劉誠意蓋知之曰善戰者省敵湯武之所以無敵以我之敵敵

司馬法誠是周家兵典節節不忘所本殺人安人以戰止戰王者不得已之意蓋然其見雖嚴位用衆篇專發明治兵應敵總不脫這意後世有謂出於穰苴穰苴豈能見到於此



聖人神武而不殺性立而弛張時仁義具武士慣家  
手熟不免橫刺之慘積以成見發之而不自由所以  
強兵有制卽其所有事堅束之使不得擅施犯者必  
懼重刑練旣成雖非性出習與性成故曰小人而和  
於君子勉意以事上豈其性哉接物而變已者也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三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四

北平孫承澤著

刑部一

刑部在皇城之西與都察院大理寺並列而爲三法司設  
尚書侍郎掌天下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置十三清  
吏司如戶曹主兩京十三省之奏當凡宗室勲戚官吏軍  
民麗于法者詰其辭察其情僞傳律例而比其罪之重輕  
律例所不及者上下附以請凡兩畿十三省歲讞其死罪  
刑平之凡詔獄必傳例請上裁凡應減者下就輕應加者



上就重重不得至死凡律例有殊旨別勅詔例榜例非經請議著令者不得引爲比凡死刑卽決及秋決並三覆奏洩戮於市凡贖罪視罪輕重爲差斬絞雜犯從未減者聽收贖凡簿錄俘囚配沒給賜官私奴婢必籍知之凡籍產不得及其先墳塋凡贓罰計估易銀歲杪類入內府凡獄成移大理寺讞平焉凡訴冤家內皆自下而上急者擊登聞鼓凡重囚京師歲霜降會五府九卿科道共慮之以請情重者決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旨遣官出京府兩京十三省審錄減釋冤濫者凡

夏月錄囚免笞刑減徒流而下刑辨重刑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葺囹圄械繫而時其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紀錄之兩京歲杪請勅漸除紀過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獄受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律條以以准皆各其及卽若括律詞義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賊盜宗人不卽市官人不卽獄悼耄癯殘不卽訊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視國俗爲重輕制御世之權不顯之於法此



其大綱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農功而糾其力  
作為野治也二曰軍刑上順命而糾其失守為軍律  
也三曰鄉刑鄉首善上德而糾孝孝德之元也四曰  
官刑上功能而糾職職官之守也五曰國刑上愿而  
糾暴國兆民所聚風易澆難淳故糾暴民歸之愿為  
紀法守也亦不顯之法彼司刑之所司者法也非制  
法者也而刑莫先於罷民罷民者民惰於教不昏作  
勞如疲癯者然是淫酗之所生敖狠之所始民俗所  
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泰而固未麗於刑也

故刑之則已重不刑則亂俗而傷化故置諸圜土而  
收教之曰夜施九職工事焉而役之用其力以強其  
罷書其罪於方版著之背以恥其心而冀其改則教  
道存焉耳蓋環而教之也故圜土非其獄之謂也能  
改者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則止  
惡於萌坊俗於忽王教之為俗化慮至遠也

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用情而訊之至旬乃弊以五  
聲聽訟求其情一曰辭聽謂辭枝辭淫若直也二曰  
色聽謂色怖色怍若定也三曰氣聽謂氣懾氣喘若



氣壯也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謂視聽直則端不直則  
眊惑失常也其制五刑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  
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量慎測深淺之宜以別之悉  
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猶恐其未也必三刺三宥  
三赦以求其衷三刺者一訊之群臣再訊之群吏三  
訊之萬民所謂疑獄汎與衆共之者也衆疑赦之矣  
卽梟麗於罰衆所宥雖上刑下服舉與衆宥之所刺  
卽下刑上服舉與衆刺之也不顯之於法惟用中于  
民故曰國人刑殺之也猶未也可刺者又得以不識

過失遺忘而宥之幼弱老旄蠢愚而赦之至國有大  
獄又得以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辟焉麗邦法以議  
之則其所求諸刑者爲已悉矣乃歲孟春士師以木  
鐸徇於朝以邦之五禁書懸之象魏浹日而後斂以  
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  
曰軍禁國有事則又爲五戒以先後之一曰誓用之  
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之於田役四  
曰糾用之於國中五曰憲用之於都鄙斯曷非欲法  
令著揭無使罪麗於民欲民協中懷德而郵無麗於



法也哉

刑官在朝者謂之士師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六遂謂之遂士在各縣遂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夫謂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職不皆謂之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係天討所寓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故非明理義備道德通經學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臯陶爲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皆以士名蓋示後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雜以他流也

刑法之名雖非王道所先然讞議刑名不通律法不可以從政先王之教禮律並設出乎禮則入乎律故明習法令亦所以佐禮教之不及也宋人設刑法科以試諸吏選人任子亦試以出官非無見也

自古哲后愷臣曷嘗不以刑辟爲天典重用之哉典著欽恤誥表敬明記稱論量慎測必卽於天倫此其意至精故咎繇元德群聖宗焉以作士制百姓於刑之中用期於無刑司寇蘇公敬由獄周公作立政訓王諳復紀之誠重獄也重獄重天民也自教之衰亶



以五刑爲瘴惡之具靡知爲倫叙當卽也於是乎哀矜勿喜之意忘甚且愉快喜之豈謂天德哉又何以敬刑弼德司天民命也先漢時攄忠守法清議之臣猶能本經術明常教以決事而張廷尉令天下無冤唐徐司刑身視鴻毛法視泰山以其死衛生民之命卽古今難之矣

三代而後稱嚴刑者曰秦曰隋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民大悅隋煬帝淫刑以逞行轅裂梟首之刑天下潰叛唐祖入

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已又班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贓詐冒盜府庫物罪不原餘悉除去隋法物已又詔裴寂等更撰律令本前代法故爲書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一以漢九章爲守律家以爲集大成焉唐末迄五代刑罰峻深視人命如牲牢而國祚日促周世宗用范質議律條猥繁輕重失衷詳定之曰刑統行焉宋祖卽位與天下更始尤注意刑辟哀矜無



辜嘗讀虞書喟然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  
窳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來犯大辟非情理  
深重者多得貸死懲五代牧守皆武人多率意用法  
擅殺生著令諸州所決大辟奏當上咸委刑官詳覆  
吏坐深文故人終屏斥不復甚者流故由是吏皆持  
平法網晏寬

宋以忠厚立國立石太廟戒子孫勿殺大臣勿殺上  
書言事人勿殺柴氏子孫其石封緘甚固每一帝即  
位赴廟受戒誓手啓而仍親錮之歷代相沿不敢渝

故當時名臣項背相望號稱小三代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  
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  
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  
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惟秦王  
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  
會觀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  
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



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乂寧亦豈偶然而致哉

### 大明律令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大明令百四十五條頒天下制

曰朕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度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於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洪武六年命中書省詳定律法諭之曰凡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



奸貪吏得因緣為奸則所為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上朕親酌議焉律成宋學士濼具表言皇上登大寶而來保乂臣民等學弗怠訓迪群工諳復千言惟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於詞表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閔愚民陷於罪戾法司奏讞惻然弗寧多所寬貸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易弗倦茲特勅臣刑部尚書劉惟謙等會求律

重修以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茲更可資以出入者咸草臣以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自名例以至斷獄十九篇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二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撥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為三十卷每一編成輒繕寫上上揭之西廡壁端親御翰墨為之裁定聖慮淵深稽天揆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與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俾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遷善臻雍熙之治何



其盛哉詔頒行已定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戶禮兵刑  
工爲六類析篇目爲十九約條爲四百六十析戶婚  
爲戶役婚姻分鬪訟爲鬪毆訴訟分廐庫爲廐牧隸  
兵倉庫隸戶分職制爲公式改屬吏受贓隸刑凡刑  
之名五日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  
杖笞各五等死刑至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  
曰充軍凡慙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  
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  
凡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

曰不枉法曰坐贓名雖沿唐而因時定制緣情制典  
自有法律來所未有

洪武三十年詔刊大明律將大誥內條目附其中御  
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  
頑刑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  
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之人謂  
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  
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  
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



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律制

凡刑五服以定之九族以齊之六親以別之五刑以用之七具以差之十惡以誅之六賊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則以贖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是謂五服自高祖至於元孫上治旁治是謂九族妻為夫族服妾為家長族服出嫁女為本宗服為外親服為妻親服為三父八母服是謂六

親笞杖徒流死笞刑五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是謂五刑笞杖訊杖柳杻鈇索鐐是謂七具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是謂十惡監守自盜賊盜賊竊盜賊枉法賊不枉法賊坐贓是謂六賊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貧是謂八議應工贖輸囚糧贖輸灰贖輸輒贖輸水及炭贖是謂五贖律意



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得贖存留養親教民孝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得相爲容隱奴婢工人爲家長隱者皆弗論泄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民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上裁盜及傷人者得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刑教民養老慈幼矜不

成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輕罪發覺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二罪俱發論其重者若一罪已決餘罪後發者等勿論重者并計前罪以充後數示民輕省也其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以輕論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憫民疑也罪得減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開民生也

赦英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



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賊証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恤之者蓋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葉良佩曰讀國家之憲章至法令未嘗不廢晝而嘆也曰深哉仁乎雖使舜臯陶復生其無以易之矣夫象刑之不可復也猶江河之不可挽而登諸山也是

故聖人之治天下必緣時以定制鏡古以修今要在於垂諸後紹俾不可易斯已矣國家之法雖本於李唐之十一篇然或芟繁定舛因事續置大抵比舊增多什二三而祥德美意殆未易以言語殫述也姑舉其大者如以笞杖徒流絞斬定爲五刑而鈇趾釵室之制一切剷除以六曹分爲類目而擅興事廩庫等篇悉爲裁定代背筆以鬻杖而數無過百易黥面以刺臂而法止賊盜他如見知嚴於逃叛故縱深於捕亡收孥連坐之條獨於反逆大不道者當之凡茲皆



法之至善者也至夫圖土之制嫌於太重則貸之以輸作嘉石之制嫌於太輕則罰之以荷校盜官藏受贓枉法罪皆死又嫌於太重則著爲雜死之命而聽其贖緩與輸焉由杖徒一轉而入大辟嫌於太疎則定議著爲徙邊戍邊永戍之令不與同中國凡茲皆損益於累朝而令之至善者也其有具頑不軌之民或情罪弗麗於法者復許所司比議奏決以行曲而不苛平而難犯蓋肉刑雖亡而厥威故在象刑無事於復而欽恤之意未嘗不行乎其間也噫澤深遠矣

雖舜皇之爲法其何以加於此哉或曰刑以期於無刑也自國家迄於今茲幾何世矣桁楊之囚溢於戶外而獄訟不爲之少衰豈所謂不犯之法乎曰此非法之過也用法者不得其人之罪也今之用法者有三蒙有二厲而其原則始於好惡之未明於上焉耳何謂三蒙闇於推鞠者其情謾昧於法意者其刑舛疵於官反貨內來者其冤滯何爲二厲徼公廉之譽則以深刻爲能任喜怒之情則以巧詆爲用何爲好惡之未明大吏之深刻巧詆者旣以能名而闇昧悞



弱之流亦復循資積勞以躡高位苟爲若是夫安所  
憚而不厲不蒙此吏道一大癥也統茲六患將惟滋  
獄速訟之不暇而又何衰之可圖故曰有治人無治  
法嗚呼如有作於上者得茲六患之說而變通之則  
國家無刑之效庶幾其可冀矣

卽濟疏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  
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  
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爲笞令所筆之具無  
常物所筆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筆合筆之制始用竹

受筆之處專在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  
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同隋文帝始定爲  
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夫挾搥束杖車輻輳  
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等第本  
朝於大明律卷首作爲橫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  
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  
頭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荆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柳以  
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濶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  
五斤徒流杖罪以下有差手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



鐵索長一丈鏡重一斤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  
降較劫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  
用小頭鑿受其大小厚薄視唐夏等比宋則尤爲輕  
焉祖宗好生之心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  
爲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於民心百年於  
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  
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祖宗之法實有  
以傷天地之和伏乞聖明申明舊制凡內外有因襲  
承用者悉令棄毀然禁之必自內始敢有仍前故用

卽以所制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  
仁所以著於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日所恢皇仁  
於九有綿國祚於萬年者端在於斯

馬文升疏臣伏觀大明律一欵凡國家律令參酌事  
情輕重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  
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  
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  
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  
杖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欽遵外



竊惟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  
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  
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天  
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故舜典有  
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  
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  
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  
屢詔大臣更定魏律至於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  
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

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  
而於律意務爲講明奏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  
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焉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  
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  
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  
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  
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  
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  
冤關係非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



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  
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笞  
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  
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  
名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打彼致命去處有  
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將強盜窩  
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  
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鬪毆  
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鬪毆殺人

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簡驗而問擬斬罪輒取  
情真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  
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  
死奸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  
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  
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  
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  
恭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強盜無贓  
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



因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  
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  
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  
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  
明之故也况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  
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於主  
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  
核之故也伏乞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  
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

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  
不許似前忽畧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參錯訊勒務  
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  
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  
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  
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  
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  
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  
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撥



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  
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  
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  
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  
冤抑而世底刑措之美原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刑部尚書何喬新疏伏覩律欵言罵祖父母父母及  
妻妾罵夫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  
欵言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告子孫婦者各勿論竊

詳律意蓋謂父子祖孫天性也子孫子孫婦悖戾至  
於毀罵逆天性甚矣故坐絞然恐他人詆誣成罪故  
曰須親告乃坐謂他人雖告不坐也邇刑官遇祖父  
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罵者不問虛實輒坐是親  
告卽坐矣使親告而卽坐律又何有誣告子孫之文  
乎凡愛憎之偏人情多有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  
之子若婦者有溺愛幼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  
之資產歸其子者有憎其子孫遂及其子孫婦者使  
親告卽坐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父母一有言



將不免於死豈不痛哉請自今勅中外官須鞫實乃坐其誣告者自依律擬斷伏覲計贓科罪律四百六十餘條是律也律正法當一定而不易以鈔計贓者例也例輔律當隨時而無常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八十貫矣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而絞今一兩而絞也初監守盜銀四十兩而斬今五錢而斬也非律意矣請自今估計鈔貫以銀一兩直錢千文鈔四十貫爲準庶輕重爲衷又律官非法決撻人至死者黜爲民謂肆虐殘忍於虛怯處橫加考掠

也云耳鞭作官刑自古有之若因公決打死而輒黜非法意宜貸律威逼人致死謂諸色人或逼取田園或強索財物致愚弱卑賤呼號無告而自盡也云耳其愚夫愚婦或忿爭醉謔或語言抵觸輕生無賴而問擬威逼非律意宜寬各省編伍律名有衛分近不分南北多發西北邊蓋以西北邊近虜欲伍實也然罪犯而至斬絞必皆姦頑梗化輕生易死之人往往隨至而逃仍復爲惡雖有但逃便殺之條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况中有原係虜種諳知邊情慣習夷語



脫後逃入虜中啓學擾邊如漢衛律宋張元可爲永  
鑑宜西北人編發兩廣雲貴江南人編發江北衛分  
如律便

孫承宗律例集解序律之詁曰矩曰率律者天子與  
天下共以爲矩而率之也樂有律師出有律師之律  
不爽進止而主容民樂之律不爽損益而主相生刑  
之律不爽輕重而主容如師主生如樂三者一不得  
其平而統于天地之和故謂之律然律求所以生之  
而用律者求所以殺之故古之知律者省刑而今之

知律者不失罪耳太祖重念民命詔定律令凡六經  
聖裁爲四百六十條而列聖相承復有條例以補律  
之所不及蓋至世宗之乙卯漸積爲三百八十五條  
我皇上欽恤庶獄命刑臣重加酌議其仍者半刪定  
者半凡殊旨別旨詔例榜議非經議請著令者不得  
引比然律文沿晉唐之舊愚者旣懵不知守而奸者  
且依法舞文印文莊濬議令儒臣通法意者爲解而  
陳御史察等如其解成書於是一代之大法字析句  
分不獨令天下曉然知法意難犯而實合士大夫深



念民命無進博斷棺之利退抱仰屋之憂也蓋自古  
國家之運莫不與法爲存亡故皇匿則民勝法皇窮  
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國殘是以願治者相  
與共率爲矩如樂之鐸如師之符而不敢以意用然  
今天下郡縣之於律患不明而朝廷之於律患不守  
不明者監司直指聞有駁正其不守者上旣用意以  
屈法而下且屈法以奉意嘗怪漢廷尉釋之號知法  
而曰當是時天子殺之則已豈以天子而可獨失律  
乎唐權善才法不得死高宗欲殺之王本立法在必

死高宗欲原之狄仁傑兩執法以爭而兩得其法雖  
以高宗之主終不敢以意與而况治朝乎高皇帝當  
律成而曰非但一代當遵雖萬世當守也豈非聖子  
神孫所當共以爲矩而卒之與又嘗恭讀序律之言  
曰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  
失禮則入刑而明刑以輔禮乃賈生有曰禮防於未  
然之前法禁於已然之後嗟乎安得輕徭薄賦以導  
民於禮而無輕試法乎然而不得已也終願明律者  
無失其相容相生之意爲朝廷守之爾



論令

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兼唐之律也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頒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則意

寓於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太祖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語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於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洪武五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有



典法定著為令有違於令者則加以律故令與律相為表裏漢有令甲令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法者高祖之法也今律已行而令未備宜及時定令使有所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典要宋會要逐日記載時政分門別類以憑稽考今起居注記言記事藏之金匱是為實錄凡各衙門欽錄及奏事簿記載時政可以立法垂之後世者宜依倣會要編類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上從之次年遂命纂日歷復纂皇明寶訓惟大明令未見復修所行乃洪武元年修者

論誥

霍韜疏洪武教民榜文一民間子弟十八歲者或十三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三誥誠以先人之言為定使知避凶趨吉日後皆稱賢人君子為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亦且不犯刑憲永保身家臣謹按教民榜文及御製大誥等書皆聖祖訓勅天下拳拳至意天下臣民皆得熟讀敬守真可以寡過矣今則非直百姓不見此書雖學校生儒見此書者亦鮮也伏願勅下禮部將聖制各書各刻



一本頒各布政司翻刻頒布學校里閭社學實嘉惠  
臣民至幸

洪武

詔言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殊乖平允自今務從中  
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傷天和

祖訓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  
用黥刺劓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  
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  
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

家處死

令曰凡特旨臨時處決罪名不著為律令者大小衙  
門不得引比為例若輒引比律致令罪有輕重者以  
故入人罪論

上讀老子書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感懷  
命焚錦衣衛非法獄具悉以所繫囚送部臺審理而  
諭刑部論囚諸武臣並親審餘引奏詣承天門外命  
刑人持訟理幡出欲自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  
持平政幡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通政



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錄其冤狀以聞刑尚書劉濟言  
諸司刑牘動千萬言類泛濫失本實蓋禁之上曰虛  
詞失實浮文亂真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無  
赦命刑科會諸司議獄牘式示中外  
諭刑尚書周禎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  
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而民  
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常觀此深有所契  
卿當體之

命中書省詳定律令諭曰律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  
人者衆吾以爲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  
者毋連坐

十七年建三法司名其所曰貫城勅云貫索七星如  
貫珠環而成象名天津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中有  
星卽刑繁有星而明有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  
法司爾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  
索星之中虛庶不負肇建之意

上與待臣論待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



加劍請詣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  
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云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  
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上深然之

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  
故加辱命以俸折贖著爲令

上諭刑部凡論囚當原情毋刻深蓋人命至重當存  
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父行  
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勝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  
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

### 覆奏而後論毋重傷人

中書叅政傅巖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上曰淹  
滯幾時矣曰逾半歲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  
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有此弊巖頓首  
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上曰吾非不愛其  
民而民尚爾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  
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贛州民有止宿  
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上曰刑者聖  
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爲故凡斷獄貴



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爲因  
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爲罪之如汝讓行路之人將  
無止宿矣遂命釋之

論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  
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旣讀  
書於律亦不可不諳

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  
臺臣言告者學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上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

一百以開來告之路上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  
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  
著爲令

論元政曰元時條格煩冗吏竄緣出入爲姦所以貽  
害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鬪毆殺旣皆死罪何用  
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  
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  
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勅刑官自  
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



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  
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  
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  
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  
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爲  
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驅掠迫脅爲盜  
皆出於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哉古人云得其情則哀  
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  
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

十五年正月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  
乃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  
所不忍其犯大辟者減死論

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  
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  
此令

諭都督府曰前遣囚往充遼東驛卒今天氣尚寒恐  
道途凍餒此輩不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  
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暖遣行



二十三年通政司茹瑄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質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

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關陳情願沒入爲官奴贖父罪上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令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宥之

二十八年刑部奏律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爲扑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德念至於如此

建文

明太祖嘗以律授皇太孫曰此酌古準今協禮制宜人情其熟玩以復太孫捧之退居數日成誦問曰汝



言有司者曰... 卷四十四  
三  
孰其文矣能解其義乎曰解因問名例之義對曰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名義爲重維持風俗必先名教以名義名教爲例庶幾刑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於本條下卽注寬恤之令必易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旨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曰名例律中某條尚覺嚴而不恕請稍改之可乎曰試率爾意改來看因更定五條明日呈稿帝喜曰甚善因跪而請曰明刑所以弼

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於盡法而不必於原情竊所未安曰凡所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攷禮經叅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

常州陳理以子弑父送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誤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讞之帝未



之信也拘隣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爲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帝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

邏者獲強盜七人命送太孫審理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強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帝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攷

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建文帝卽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大意雖準唐律亦遍攷歷朝刑法志參酌而成朕先年受命細閱今律校前代律往往加重著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朕當時改定七十三條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疑情可矜者何止此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永樂

元年大理寺卿薛巖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鞭扑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書慎刑之意授之使論決之際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辨釋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二年四月諭法司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與枉殺何異今令五府六部六科協助爾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成者俟秋處決輕罪即決遣有連引待辨未能決者皆令出獄聽候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囚已皆出午門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指揮陳達鴻臚寺少卿郁旃等謂曰囚皆久困於獄而乍至朕前久困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則刑罪豈能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其有辭即來白



刑官引奏浙西人告人誹謗罪及追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上諭之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留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市

八年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寔罪人應就繫上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法司奏冒支官糧者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覆奏著

爲令

洪熙

大理寺論囚上惻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職理刑輔德宜贊朕志毋俾含冤地下傷天地之和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於奉天門會審已特召大學士士奇榮幼孜等至榻前論比年法司之濫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先帝爲之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壹不以措意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虛期審克必中閣學士同審錄始於此



元年詔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  
考愛民之仁祇恐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  
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專務誅  
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  
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持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  
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  
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罪律  
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不  
許牽合傳會昧情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

外用籍沒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不允至於  
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  
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  
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用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  
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非固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虞  
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  
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槩  
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世恒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兇  
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



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  
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  
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或有違者必罪不貸  
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諭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明日御札  
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  
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  
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放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  
爲言事失當謫充軍者并宥之

宣德

八年勅三法司言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今  
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奏當  
卽決亦何能無冤抑者乎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其遣  
廉能官分詣所在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公  
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冤者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  
及審異不服者具奏遣官審錄自此始

又諭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所  
以順時令而重民命也我祖宗時遇隆寒盛暑命法



司審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親所聞見今嚮暑宜量情罪區別

又諭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三式敬爾絲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

宣德四年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爲御史以誤決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錄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記憶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當罷念其成材之難特

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懋爲州判官

刑部奏決重囚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覆諭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審覆毋至枉死太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與勘寔又勵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七年都御史顧佐言觀政進士宜照永樂年例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練政務從之



各省府州縣民有擊登聞鼓獄枉者上不欲兼庶獄  
勅藩臬官言朕荷天命嗣洪業孜孜夙夜惟保民之  
爲務比者田里小民爲官吏及勢豪侵損凌虐不能  
自存訴於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寃抑駢死以致  
赴闕徑訴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  
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之所以戢橫暴而安  
良善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卽設方岳風憲  
焉攸用于今已命都察院接諭越訴者爾等宜去惡  
衛善鋤強扶弱毋忽毋怠

正統

正統十二年差刑部大理寺官各賜以勅往南北直  
隸及十三布政司會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審錄死罪  
可矜可疑及事無證佐可結正者具奏處置徒流以  
下減等發落若御史別有公務督同所在有司審錄  
原問官故入等罪俱不追究從大學士商輅之請也

天順

天順三年諭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  
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



官從寔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

諭法司曰春陽肇序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除贓罪外諸紀錄悉與湔除命奉公守法

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事虛上因悟錦衣衛按獄之枉召輔臣賢諭之賢對曰誠如聖諭因言錦衣衛武人粗豪又國爪牙卽法司明知其枉內憚之不敢辨乞特旨諭法司許有枉者辨理毋畏勢避嫌於是上召法司臨誠如賢指人人悅服

景泰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宥有由是坐故勘者悉得貸罪景泰中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士悅等言御史言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



御史苗穉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槩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問刑衙門今後真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亦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虛矣詔從之

成化

巡按南直隸都御史王恕言我太祖高皇帝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

律有云律令該載不盡若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從何年會定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誥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筮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乞追板焚毀旨下言會定律紕謬可焚諸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弘治

二年勅法司言朕惟刑者民命所關刑獄清則人心



服而天道順一夫含冤致傷和氣災沴不免焉邇者京城雨水爲災南京有風雷雨之異朕甚懼焉得非刑獄冤濫致然乎情偽微曖未易遽察問刑者各據原辭審錄者多拘成案人命或鬪毆誤殺而檢勘者以爲謀故盜賊或搶奪拒捕而巡獲者以爲強劫中間有事出緝訪者務鍛鍊以成之此冤濫之所由也今特命爾三法司堂官詳加審錄凡人命無屍可檢若屍朽難辨者盜賊追無贓仗或有贓非真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疑或累訴稱冤而不伏或久

俟證佐而未獲具情節奏讞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色辭旁詢知證毋避嫌疑毋任好惡毋視權要爲輕重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入及巡捕人妄挈宥勿治爾其悉心殫慮明斷而以恕行之庶稱朕好生之意并勅天下諸司詳錄重刑

三年諭曩因災異勅諸司審錄重刑諸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勿拘成案平反之原問官亦原勿究欲廣仁恩而全民命也今數十百人矣當茲春和天地大生朕思與其寬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爾京三法司及



天下大小問刑衙門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審詞辨  
色詳審情罪大惡當懲者毋務姑息以長奸小過可  
宥者毋事苛刻以啓怨其無憑證驗情節難明者尤  
當加意推究毋踵訛以失出入庶不悖古人欽恤之  
意復歲以天災暑命法司錄輕重囚毋淹

刑部奏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勅令則世自為格  
宋人勅重於律斷獄以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昔賢病  
之國初刑用重典取上裁榜文紛紛下洪武未定大  
明律刑官始得據依為擬議輕重畫一後又申明大

誥諸有罪減等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列聖時推移  
損益之而有例例非律所該而實不大違遠於律特  
用輔律非以破律也而中外巧法吏或借以文飾私  
怒多引例便己意而律寢格不用於是命部尚書白  
昂都御史閔珪會九卿查議條陳定奪畫一其餘冗  
瑣並革昂等條上命覆詳更上已上覆摘條例中疑  
者六條命覆議已乃布行

嘉靖

元年詔諸司問刑一依弘治中欽定條例輔律行後



新增例革不用於是刑部尚書喻茂堅以修省疏言  
自弘治中考定條例而來今五十年世變風移且思  
通變以宜民乞命各衙門將歷年題准刑名事例情  
法適中經久可行者條具咨送臣等會九卿通再申  
明會議除簡切易曉引用無差者照舊遵行外其間  
有例意本明而罪狀未合妄自摘引或事有專指而  
引用他條及妄自牽合或擬議已詳而語意未明該  
載未盡或處斷已當而事體未盡偏滯難行嘗經各  
衙門申明者各併爲一條以便遵守其有雖經申明

而擬議未詳或未經申明而引用易差與一切姦弊  
條例未悉者亦行斟酌損益因事推廣務求文義簡  
切情罪適均曉然於易知易行開陳具奏旨如議行  
久之書成列上旨刊布仍申今後問刑官任情妄引  
故入降黜之命

萬曆

二年三月巡捕營獲大盜朱國臣等十八人下法司具  
服而朱國臣曰我等擒京師清矣且吾語若凡訊獄  
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我也而坐使女



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甚冤臨刑不覺爲之揮淚  
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飾於道而坐  
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爲鳴之者於  
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爲民  
謫郎中徐一忠於外

三年議准各審錄官量地遠近嚴立程限分爲四等  
出京之後北直隸限三個月山東山西陝西河南限  
四箇月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限五個月四  
川兩廣雲貴限六箇月入境以辭朝日爲始復命以

出境日爲始俱先具不違揭帖送部查攷如違前限  
從重叅究堂上官仍不時體訪如有不諳刑名行事  
乖方者卽行叅究降黜

崇禎

諭法司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  
甚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特命  
元輔會同清理業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  
大小罪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質審  
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卽與釋放應減等者



卽與減等有訊讞未結拘捏牽累監禁逾年者通着速問結或成招立案免提註銷都一一清楚不許一概溷監其大辟重罪雖已奉旨定案若有情可矜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卽一面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藏起解京邊錢糧侵欠奸弊應追不饒及就中仍聽酌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通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全豁不許仍前羈繫敲比至於佐貳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徑送監舖違者拿問治罪各撫按官須遴委精明道臣風力

推官分行各府俱親詣獄監審理疏豁一應減罪減贓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爲差等務期一清淹禁盡滌煩寃寃寃失不經勿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愼罰刑措圖空至意爾法司還察照道里遠近分立限期與各撫按官去如有奉行不實玩視虛應者察出從重究治其凜奉之毋忽

十五年二月清獄詔刑獄所繫甚重法貴一成朕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持始多失之輕縱繼輒務爲深文疑揣游移率歸



緩閣或因犯人孤獨無控竟置罔聞不讞不提經時  
累月或因追贓未了証犯不齊淹繫牽纏剖脫無日  
又有一等事理已明訊局可結乃胥役故爲抑勒借  
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獄案叢積貫索幾盈釐診干  
和深可警痛茲特遣元輔周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  
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清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  
審照舊監候外其餘成遣配杖等項俱着詳審招案  
依律定罪請上發落至於犯証關提未到贓銀追比  
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羈或保不得一槩溷監倘有

事係冤抑情可矜疑雖在重罪不妨特疏奏請候憑  
裁奪總期疏淹理滯據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  
再生之路庶幾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縱使寧失  
不經猶是矜頑看過尚其殫心詳覈設誠力行以稱  
朕好生欽恤至意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四

春齋春明夢餘錄

卷四十四

七



順德羅兆駒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燊三校





